

列子冲虚真经篇目

卷上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卷下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列子冲虛真經篇目

列子冲虛真經卷上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天瑞第一

林慮齋曰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四十年鄭無識者其在反齊跣足之後乎 嫁卽

適也 林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林云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疑獨者無配往復去却來也 林云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卽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卽常字

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
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
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
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
復卽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
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
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云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
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
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
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
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
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
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
卽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
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

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
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
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
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以智力與消息混皆非有爲之者此論至精非後
來臆度之比 林云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
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
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

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
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
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
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
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林云此一篇先頓一箇壺子何言哉在前旣說一
段了於此又載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

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說易字親切可陰可陽之謂也但四大分別亦似支離 林云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

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卽變也變卽化也太易卽大造化也形爲始質爲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卽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如此說易無執着也卽變易之象而相去又遠人

人以一爲數又精以爲道極矣此獨以爲形變之始見易之所生也 林云上面旣說四箇大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斡旋之妙 謬 林云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旣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卽太易也卽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

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爲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爲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爲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卽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爲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林云陽氣輕清而上爲天陰氣濁重而下爲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爲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宐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宐宐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

則義萬物之宐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宐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林云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况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宐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宐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宐也物之所宐各有

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可以爲大鹹者不可以爲酸涼者不可以爲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形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林云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爲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

無不能也

此無爲之爲也其精義變化出於有物謂其反覆造物二字淺哉 林云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憊憊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

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蟬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鵽掇鵽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蠃

此語又勝莊子未嘗生未嘗死曠然大同彼死而後知之耳過養乎過歡乎又弔之也此其存也飲食之病歟情慾之耗歟語不多而意長却非莊子所及疑莊子誤耳林解以誤益誤幾未識筆意自

種有幾以下二書互有得失不相害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髑髏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髑髏也余卽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子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子二字以果爲過恐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則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

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髑髏余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鼃爲鶉鼃化爲鶉也鼃卽蛙也此四字莊子所無亦與下

句不相入。匿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爲物甚微耳。鼃蟻之衣卽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爲車前草也。鬱棲糞壤也。車前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爲蟻螯。烏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蟻螯蝸蟲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窸下之蟲化而生者名爲鷓。撥軟而

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蟲然。鷓撥之蟲又化而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蟲也。食醯。蟻螯也。順恪黃輓皆蟲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脊芮腐蠶亦蟲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鷃。鷃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鴉也。朽瓜之爲魚也。魚老韭之爲菟也。

冲虛真經 卷上
老踰之爲獫也魚卵之爲蟲豷爰之獸自孕而生曰
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鴟純雌其名大畧純雄其名
穉蜂

林云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
亦不類然亦皆爲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爲蛤鷹
化爲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踰爲獫
如老鼠之爲蝙蝠也豷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
若狸而有髮白孕者無牡而背牝也今人說海中
女人國亦然類者其名也鴟卽莊子所謂雄鳴上

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晉龜鼈之屬純
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穉小也蜂之在房
只吮而化其尾有刺獨爲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
衆陽而宗陰陰爲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
生乎空桑

林云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

其與莊子不同者以諸有證寓言又時時也於人

物之間恍惚變化已極至於后稷伊尹實之比於濕腐酸臭雖偏宕非常情而理有默喻政似不得不耳孰知作者用心苦哉 林云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林云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

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爲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卽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云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

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典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僞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林氏全無所見故信亦謬信疑亦錯疑方與三子周旋未暇辯此輩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息甚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是一句欲知天地有終乎我終是已自我之後天地復進乎我不知也所知者亦不久也不久猶我也以死後喻生前也進者復生之謂也改爲盡字却誤 林云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

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一等語言兩其字笑得醒 林云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

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
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
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
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卽圓覺所
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
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
論如此原壤卽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
剽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
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
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
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
息焉反其極矣

莫先猶上莫加也 林云血氣未定方剛旣衰聖
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
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卽聖人所謂方

剛也欲慮充起卽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
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
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
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
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
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
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旣盡反而歸其所卽莊
子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
變之始也

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
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
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俚諺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此章形容俯仰宛
推廣使人聽其言如得之世外而人人自足着

貧死二語正是要害去處眼前道理發
自寬三字收拾得亦不作怪 林云榮姓也啓期
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天地之性人爲貴於
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
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
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
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不切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
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
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貢叩之不
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
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
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
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

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死於此安知不生於彼此生字卽其不死者非復生爲人之謂也不知此理故有輪轉之論他語言自極明快 林云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

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返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卽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

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
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
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
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
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第言死之樂亦淺此獨從倦學以請喟然若施擔
息肩而悟入在是矣從生壯老死至此句句切近

有情文字皆熟不深不淺又甚 林云倦於學者
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
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
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
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
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墮墳
之事答之宰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
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

伏也據此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
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
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
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
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
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
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
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

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爲智謀之士此二者
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林云仁者不仁者卽君子小人之語徼者歸也言
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卽反真歸根之意故舉
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卽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
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
者以身爲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爲非故不與之而
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
則以道爲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林云貴虛者以虛爲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林云非其名者言有名卽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

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礪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爲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

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本自淺近，着智能二字比之。貌色以貌色，智能比之皮膚爪髮，政自有味。智者計筭，態者修飾之意。人到衰時，不自覺此兩事至切。林云：溺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但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

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卽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榮叟林類子貢皆取諸懷抱曉人以常理此獨憂
所不當憂而得不憂然後知憂死者之可笑亦若
此也孰非寓言孰非至理止在識者自得之 從
滑稽得實話卽前天地與我偕終彼一也此一也
謂人與天地同囿于形壞自不免不壞者則有在
也列子爲人省煩惱存自然 林云屈伸呼吸與
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
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
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蹠步躊躇也跣蹈踐踏

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爲積塊也奚爲不壞
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
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易
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
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
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爲有中之最巨此
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
知也未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學道
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

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林云委娶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卽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卽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烝字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

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
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
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

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
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
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
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
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
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結得無意味

創論怪奇委形委蛻猶是隔一壁語善盜陰陽之
和以成若生險語通近未可爲戲言也 林云未

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已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爲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仍與認同認以爲已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爲其主故如此形容所以爲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鱉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爲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爲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爲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爲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此等處似非列子本書

黃帝第二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
鼻口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黷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
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
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

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
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
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
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癢乘空如履實
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滑其心山谷不躋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旣寤怡然自
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
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

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斯齊國猶言此中國也 林云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爲而終至於無爲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爲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曩淫矣者

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硤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

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
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俚不愛仙聖爲之臣
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
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
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
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莊子重複無謂比佛書尚少 林云此段之語

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爲之治而已心如淵
泉者言如止水也不俚不俚曲也與不愛同不畏
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歛無
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
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
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

逍遙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
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

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日曩者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悅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人問世安得十年靜坐如此十年我亦成道 林
云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
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
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
指老商氏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
之念口無利害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
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
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
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

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
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
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
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
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
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
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卽蟬蛻之殼也木
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
也汝之懟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

天地且不能受載况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爲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神行而已我能入物人固不能入我妙論妙論

林云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爲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爲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

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

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爲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而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卽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爲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爲性以生言則爲氣以得之於已者則爲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却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

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林云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卽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

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還物不爲物所近

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以此喻

之此數語極爲精切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中中心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杳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杳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卽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

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坳
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
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
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
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
聃之旣而狎侮欺詒攬秘挨枕亡所不爲商丘開常
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模寫收拾備盡遂與商丘
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

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
於地骹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覆
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
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
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
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
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古語別敢問其

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
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
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
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
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存也心一而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
怛然內熱怵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情辭曲自折皆當
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
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
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
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精語可思 肥字林作 又作圮皆壞也 林云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
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
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
智愚也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

此成俗禾生子伯二客名也垆外野外也田更野
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
不整也睥輕視之意攬秘挨枕四字皆戲侮而推
打之也單憊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
飢骨無礪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
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煙埃不能眯迷
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
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
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迕於己者今既知子黨之

言爲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觀聽已惑回思
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言蓋言心纔盡
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
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心苟誠
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 非 林云此亦
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卽至誠也信僞謂信
人之僞言以爲誠猶且若此而况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鷲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

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

心無逆順者也此自精意莊子以爲飢之深也常飽又情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列子說情理甚實不得爲寓言矣 林云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

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
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
心無逆順卽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
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
遊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譺吾與若玩其
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

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手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

數一說術也如字 謾莊作便雖俚然甚明快

玩卽脫字卽後壺子語錯簡互見 多一物字

林云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游者也
没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譺與噫同玩其文玩其
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

汝且以是爲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爲道歟輕於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卽不動其心也
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憚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只是內拙好 林云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爲注此以爲樞字異而義同樞投也莊子以爲輕內此以爲拱內拱者拱樞之也鈎帶也鈎重於瓦金重於鈎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憚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

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林云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並流汨流而棗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巳矣卽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癘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琬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癘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
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大掖衣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

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
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
好檝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檝椿也株木之名也駒
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
承蜩時其身如木檝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
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
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
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
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癘者背曲也逢衣儒者

之服也能脩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琬莊子作九疑莊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林云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爲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無爲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

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古人語言實若能之而不爲。乃漫對耳。林云。藉。藉藉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非。林云。胸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剗心去智。卽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爲。便是黃檗與異僧度水。黃檗以爲興妖捏怪。彼僧回首而

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旣其文盡其外也未旣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諱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林云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誣卽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

意杜德幾亦是修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林云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

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
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卽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
以舌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
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卽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
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
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

齋合作齊有坐是將字贅 林云太冲莫朕亦觀
名也太冲太虚也莫朕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
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
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
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林云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

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
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
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爲是審信也九淵之名
皆是借喻故曰某喻信爲某淵某喻信爲某淵也
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爲是水中有鯢半
靜半動之象也卽所謂衡氣機也 如何見得是
半動半靜 林云止水靜也卽所謂柱德機也流
水動也卽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
其三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

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
下而湧上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沉水一作
汜合作洸水從旁穴出曰洸也雍水壅遏而不流
非自止之水也洧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汙池者也
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
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
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
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此處亦類此爾
林解專主莊子不知此書在前莊註擇變化之故

至精若淵名何由知其非真而意料之旋豈不是
桓潘勝審潘字把作審字洋字看又豈不可有此
九淵故莊子得不盡引盡引固非謂九淵不當說
尤謬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

弟音頽謬如豈弟之弟其義則替弟又勝替也
林云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
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
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弟音頽弟靡者
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
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怏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林云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墮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怱合作紛或合作哉從莊子爲是此皆傳寫之悞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蓋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明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若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比莊子多一感字、身莊子作性、是林云、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

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卽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卽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而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

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羸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

衆也敦杖蹙之乎順豎立其杖而挂之於順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人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女矣汝不能使人無保女者卽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女也用爲也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旣

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卽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女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湫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亦是畫意 林云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

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太白
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
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
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
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
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旣得黠化則退然自
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
同但涪字莊子作盥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
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
往而不愛哉

林云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
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
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
楊朱爲爲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爲老子之學豈

揚朱初學老子後自爲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已則始矣先出於己者無所始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徒猶無也徒手似之以此勝一身如無則以此勝天下亦如無物矣非勝人乃自勝故易非任天下頤自任如何耳 林云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

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己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爲快若以此爲強則又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已則始矣以柔爲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始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

者卽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林云：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爲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爲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久也。以強爲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此舉粥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

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桺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爲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彊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

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童如字解最勝異者異乎同耳自不相悖其下禽獸又別自與人對 林云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趨者相依倚而其趨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犧氏女蝸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天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此以下禽獸又別義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為前驅鵬鴉鷹鳶為旗幟

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

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

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

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坐亦不假智於人也

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

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

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

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

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

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

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魍魎次達八方

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

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特因介葛盧有此淺哉之論 林云三聖其狀異

人而有犬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桓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鷓鴣爲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

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莫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莫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哀

使莊子在前決無僞益之至此者正其莊子善用之耳以此亦可爲文字之法 林云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莫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莫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卽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爲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林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卽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劔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

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林云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

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驩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爲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謦欬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嘆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周穆王第三

此篇從化說幻從想入真證以覺夢猶是彷彿托

之迷忘漸近自然末從根識決之異人異書會者希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蠹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臆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

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
處子娥媠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統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
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
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
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
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
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
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

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
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盧焉旣寤所坐猶嚮者
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
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
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問

恒疑暫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玉衣不可解 恍惚親切莊子所謂再撫海外亦出於此 林云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螻皆臭氣也娥媯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組織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電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

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口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殞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爲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睇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暫亡者適之神游暫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暫皆非真也

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其形狀哉徐疾久近也
模形模也暫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藹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棠主車則
造父爲御鬪罔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及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
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
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宿於西王母觴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馬廼觀
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
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鬪罔一說音秦音丙淮南子云鉗且秦內之禦也
除轡銜棄鞭策高秀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 穆
王舍化人之祛之宮而芒芒求之人間世外不道
斃幸也譬之尋夢豈不可更夢耶 林云此事詳

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
左氏有式如金式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駒驪卽驪
驪也白縶鬪角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
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
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
以鵠血爲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爲
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
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
雲詩也日之所入弁山也不盈於德言其行有歎
也諧者足也德有歎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
爲吾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
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爲登假
言世人以爲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
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
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
其爲富貴者甚微爾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
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
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
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
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以幻學幻卽以不幻學幻正言似淺 林云此章
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
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
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林云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
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
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
也冬起雷變陰爲陽也夏造冰變陽爲陰也飛陽
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
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

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亦是實話思前思後當見其化猶四時耳 林云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與老成不相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只是得喪故是住者爲屬方來 林云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爲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夢驚愕同 林云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
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
夢也 夢者夢中驚而覺者也 思者因所思而成
夢也 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 喜者因有所喜而夢
也 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 懼與夢不同 周禮注
中却無分別 此皆在我之神爲之故 曰神所交也
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 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 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又分明以覺夢反覆知夢卽覺之所爲則覺亦夢
矣 從淺入深以至無夢 林云物我之所感自有
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 所由然者言皆由
心而生也 人惟不知感應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
有所疑惑有所驚怛 知則不惑則無怛矣 盈虛消
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
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
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林云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炳火盛貌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林云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林云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

林云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林云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林云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舞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

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
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想夢自消則幾乎覺矣結得不粘着更妙 林云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
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
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
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爲真也物化之往也卽
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
寢不夢爲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

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其寢安得有夢
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
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
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
此與送魯侯於建德之國同一彷彿達者信之衆
人疑焉

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
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

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林云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暫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暫者反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宜云度審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

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

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

林云齊中也中國亦曰齊淵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不分真妄而自喻 林云阜落之國亦寓名也日

考字
後考
字考

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
羊脾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
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
但以晝覺夜夢爲真爲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
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爲是也凡此
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
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

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半
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
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
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
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
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
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
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實理善喻于是有夢覺兼者亦出于此矣。林云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爲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
以營家業也吟嚙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
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
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
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
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
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
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
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
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

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此轉甚佳。然可以止矣。佛說貪嗔癡圓轉類此。林云駭鹿驚而走者。御音逐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途。訟途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爲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初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爲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爲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

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真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爲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

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旣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設喻甚好第悟而知往數十年事是未忘也忘則不知矣發越收拾皆是 林云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爲祟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爲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

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爲也既
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
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
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爲愈也未後却不
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
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
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
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
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遙歸也

忘者夢覺迷者覺夢論其所造迷者之得又多幾

乎真矣 林云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一段病忘
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
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
而不迷者猶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
不迷者反爲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
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爲迷也郵與尤同迷之
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
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
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甚有味也此與孺子入井相似皆心誠有之以此
識哀樂之所從生皆忘也何至從人之所感哉惻
隱之反而未發之中也取彼明此亦是偶然 林
云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爲是而真
者爲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

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林云此道且不行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林云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爲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無意味 林云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

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爲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

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林云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爲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

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林云視聽不用耳目卽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
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
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辭誕而理實 林云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
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
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
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卽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也卽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 說什麼 林云
七孔四支心腹六臟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卽是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
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非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林云笑而不答卽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
爲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
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便不似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
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
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
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必後人所爲猶淄澠之不相合也 林云此章
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
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

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
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
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爲聖真不
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爲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
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
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
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
爲聖何者爲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

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亦非 林云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

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此處有脫誤 林云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林云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益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爲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

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
咸有疑色

欺魄方相之類也 林云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
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
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
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爲
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
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
雄猶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

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
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
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林云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
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爲言以
無知爲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
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卽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爲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邪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重出無謂甚矣其非本書也 林云此章序列子

爲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其有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卽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

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內觀比外游 林云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爲游觀之樂我以造

化之變不常者爲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爲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爲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爲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

爲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砥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
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
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
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
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
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林云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

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
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
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僕者
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爲病者如今
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
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
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
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爲病近於此
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生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林云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

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爲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正是有字。林云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

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爲高知以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溜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不精不切溜澠二水也 林云隸人衆人也季梁

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籍又作柵。林云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爲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

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
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
爲役於我者也彼又何能養我乎奚矜者何以此
矜詫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
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
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
之翼王怍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
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

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
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
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
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
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
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
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
之名不以負其力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
負其力者乎

此處亦微有意然語不白甚欠發明 林云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爲此皆不知之知無爲之爲之意學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鍾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爲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於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爲此喻爾長息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

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林云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肆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

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林云括箭之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如此反覆不厭 林云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名者睚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

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睚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狐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

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甚簡而不可勝辨影髮之

理尤精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今發

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林云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為文飾其疎缺乎闕疎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又云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心曰心則不得為意若曰

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

為心也 爾豈能與牟辨雖 顧不足耶 林云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

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

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

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

常有 又云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

未嘗動也改變也一物有一影纔動則後之影非

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

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
改之時也 又云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
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於千鈞等則
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辨亦可
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
謂色爲白則可謂形爲馬則可若以白馬爲馬則
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
馬形名離也 又云狐犢雖毋之所生母在則不
謂之狐旣謂之狐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

狐犢也 又云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辯不可得而
復詰故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
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謁
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慍怒
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
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
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
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古詩也三字亦能使人自失 林云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爲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

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之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

理也

若之爲言猶使其也俗談意 林云在已無居無
執著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
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
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
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
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
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
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

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
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
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
求者去道遠道何嘗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
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
亦不可以無心得卽此意也默而得之自悟也性
成之者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
能故曰能而不爲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
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

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
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爲蓋謂知以不知非
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
能而無不能也爲以不爲非果無爲無爲而無不
爲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爲而非理
也謂無爲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
何嘗以槁木死灰爲主禪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
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

廟香爐一念萬年爲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
一段見大慧語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
到塊不失道爲死人之學亦是此意塊卽聚塊之
塊也 有精有粗有然有不然

冲虚真经

冲子冲虚真经卷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子冲虚真經卷下

須溪劉辰翁會孟評點

湯問第五

其言雖曠而依于理常多得其說而廣之爲莊子
不得其說而甚之爲惠施堅白知者故過之也又
不及爲儒者儒者近之矣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
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不辯之辯無以復加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有味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無則無極其理也其氣也有則有盡其形也物也此亦荒唐之言根極至論 林云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先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卽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

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篤實不謬 林云四海之外猶有國上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况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卽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爲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

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林云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一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 淺 林云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

之廣大故爲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文字極似後人引用故事 林云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爲駭世之言不可以

爲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爲晝爲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進六鼇合負而趣

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林云歸墟者卽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禹強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阨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鼈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

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林云龍伯之减小猶長數千丈焦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爲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

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林云冥靈木名也終髮卽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卻以禹益實

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爲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鯨兪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

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從淺近得精義 心小於焦螟氣下於焦螟矣

林云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
觥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卽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終是近道 林云櫟橘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各全其生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修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爲異孰爲同此數語卻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至誕而不可詰

曰吾與汝畢力平

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
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
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
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
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齷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
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
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
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

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
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
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
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推極愚公之智得之數世之外而計較目前利害
者未始不愚于愚公也帝感其誠此論更偉乃非
人力所及 林云太行卽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
向南而通道也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
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

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卻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
初脩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磨
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爲針大士笑之
曰女豈愚邪鐵尺可磨爲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
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
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爲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
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爲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
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
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

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不已卽此
一念也不切不切 林云操蛇神夸娥氏皆神
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坵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
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欲以人力取勝造物類爾及其身後生生不已則
鄧林數千里無怪而誰知爲夸父杖也 林云隅
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爲鄧林鄧林之廣猶數

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爲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尤淺 林云夏革旣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卽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螿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夭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豈待舟車

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爲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宍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

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謔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林云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

也喬陟高山也壺領亦方壺員嶠之類甌甑瓦器
滋穴之水名曰神瀆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際
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
骨不力爭也孳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句乃
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
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謬見 林云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

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
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
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
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
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
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謬與景公何與 林云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倣
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
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撝者言

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
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
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裘中國之人
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
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林云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
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宐

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
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
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
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起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林云輒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之
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
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
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所好安

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甚譏甚辯

林云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

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

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左右均則相賴相賴推之而無不然故精 林云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

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卽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鉞爲鈞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名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鶻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林云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偃僂丈人之承螭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卽老子

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
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
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
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
由訟乃已

奇喻奇喻心可易也面目者外也妻子見其外不
知其中之已易矣扁鵲則能辨之矣而妻子當何
從 林云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
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
四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
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

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
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
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
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
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
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名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

夏而叩羽絃以名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
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
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
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又似小說中最下者何也 林云不成章者言未
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
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
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

者此後如何也當春爲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爲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爲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爲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爲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上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爲主某曲以角爲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爲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

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旣去而餘音繞梁麗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

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

繞梁二字最能得幼眇之意非其聲不絕而感人
之至常如常時聽之者也 林云撫節按拍也匱
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
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
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
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
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
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
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
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
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
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林云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
謂其心與已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旣心與已同安

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麤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

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

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
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林云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摺紳
摺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
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也
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棒其手而使之舞則
應節始者以爲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
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
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如人如初見也木人

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
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
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
造化况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
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雪峰木毬相類自謂
能之極者言般輪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
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
規矩者謂輪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
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矐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林云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背而不瞬孟子所謂不日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旣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朔蓬之簞以朔之蓬爲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林云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尅臂者削其臂以爲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卽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爲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爲光州武定都統及某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
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
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
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
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

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
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
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
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
識之

此與飛衛之射皆實論可嘗試又有出於常人耳
目之外者猶射御也此書意也 林云秦豆亦古
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弓先學箕
皆竹器也冶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

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旣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趨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衽不敝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屐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爲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況學道乎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鏑鏑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

猶離殼也來丹之友申他日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
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
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
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
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
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
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
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
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
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
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
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

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此言柔弱之爲劔報人者奪其知也 林云暱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捍志絕衆其志勇捍過人也痕撻痕跡也雛穀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劔之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

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騞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劔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趣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劔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爲三招如兒戲也嗑疾喉急也支彊肢體強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澆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時時出於誠然以證其必不然者比于莊子之辨語少而勞俗其意甚真理甚正而才有所不及也林云練鋼練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

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爲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股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旣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卽如此則力勝矣聖者賢者善者皆力不兢于彼者也 林云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若出於人爲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卽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

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

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堂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

也而女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革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語意甚淺于情爲近 林云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儷儷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

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偶偶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爲智得窮者非爲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菽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

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

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林云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德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林云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鈎乎君者鈎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

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肯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林云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曰爲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林云兩可者詭隨而爲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爲治之時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旣用鄧析之竹刑

又以扞格爲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旣
戮辱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
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
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
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
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
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
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
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
之寧之將之迎之

將迎無謂 林云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
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爲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
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爲天罰之此事於
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
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
得死卽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

生成死亦卽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爲剛德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可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

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
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
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
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
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
季梁之疾自瘳

此處亦有警省所謂其心閒而無事者不疾病也
處以無矣病不足以病之 林云匪佑自天弗孽
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菑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

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湮有餘飲
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爲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爲
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
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爲良醫而與之食謂其
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
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爲神醫而厚餽
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
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

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
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
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
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

林云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
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爲出
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
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
若何

林云自短自長卽莊子鳧鶴之論筭之所無者言
非筭計之所及與筭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旣
不可得而柰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
害不如其已

林云此章卽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之意顏天跖壽何者爲好何者爲惡以

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爲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林云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今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皆可

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
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
何所就以何爲哀以何爲樂以何爲可爲以何爲
不可爲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
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
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
其情貌多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林云居若死卽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
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問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
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旣不由我
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
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
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
拘礙之是乃忘已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尿單至擘啞慤慤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濡需聶許皆出於此但覺前人古拙耳此四人者

若名姓怪奇向背隱映文字變態亦可入畫 林
云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
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
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
莊子所謂徯佚啓態之類墨音睂尿女履反墨尿
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嘽垣恐懼貌慙慙急速貌
巧佞愚直婞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林云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爲用
巧之微妙斫斫不解悟貌

穆忤情露讓極凌諄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林云此又四等矜才之人穆忤猶猾也情露今人
言賣弄之意讓極吃急之意凌諄詰問也莊子曰
哲士無凌諄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媵諂諛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

墨采眠媵皆入俗諺多偶隻立則所謂文之者也

然亦窘乏 林云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延瑟縮
不正之貌謹誘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譴發
者不相決別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
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

林云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
不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
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林云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
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
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
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

僂僂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僂僂敗者俏敗者也初
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
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
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拚目
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

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倕成者似成也未必成也倕敗者似敗也未必敗也惑於其似故或喜或駭 林云倕倕俱爲切幾

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爲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於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肖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版而立而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

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筭亦筭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卻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林云滴滴衰落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

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爲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此章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目前之樂也假卽暇行假是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

林云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巨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

早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林云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趣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爲農矣爲商矣爲工矣爲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慙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

反語有悟 林云人而已矣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慙其心者謂爲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林云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爲名者必

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
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
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
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林云此又一轉卻論名之實僞管仲從其君而淫
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
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爲皆矯其君盈
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也施仁也爲謙爲仁自求

聲譽此僞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僞者富而實者
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
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
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
辨如此其省也

雖憤世之辭往往切中 林云此又一轉謂名皆
僞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爲
名者皆僞也既以名爲僞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

此所以爲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僞之辨如此
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卻歸結在一僞字上
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皆僞而已此則
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
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
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
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
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

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
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
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
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
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
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
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
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
所量也

近俗近勸然能使人曠然亦以此 林云齊音劑
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彼也遺失也介焉至微
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
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
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
僂僂俵俵也汲汲以競虛譽俵俵而避是非與囚
桎何以異异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
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
去之從性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爲忤死後之名固

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
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
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
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
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
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
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

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當生奚
遑死後

林云生雖異而死則同卽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
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趨
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杯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
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清貞之誤善人至此 林云卸字恐是郵字傳寫

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
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
至於饑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恃其
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爲
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
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
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
殖

林云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林云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日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

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林云：闕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一日亦可一月亦可一年亦可。林解亦非。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遂死。柰何。晏平仲曰：遂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林云：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爲石椁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方其聘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媵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

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惟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

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林云積麴成封累麴便築糟丘臺是也媵媵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

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銜刃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刃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

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卻如此押闔其論而又爲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辨其真僞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爲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故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

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險阻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術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林云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惟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靳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靳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

林云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

之生也不問千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旣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林云此一轉卻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

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

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不特其時多有其說其或者孟子亦見其書乎不然何以言之 林云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

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爲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宜爲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爲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女言爲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爲是矣。孟孫陽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爲，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

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
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
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
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
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
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
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
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
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

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
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
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
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
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
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
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

歸於死矣

無變化感動空有其意 林云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爲窮獨最爲憂苦最爲危懼最爲遑遽者也皇遽逼迫而不得自閒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上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

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林云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如此首尾說得苦切有省 林云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

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爲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旣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旣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

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
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
謂至至者也

林云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
角乎物也存我者爲貴侵物者爲賤侵物者與之
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
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爲我之累也不容不離
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
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

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
子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是也若以物爲
有以身爲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
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
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
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
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
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

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瘠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林云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而背理之

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閒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心至生病瘡骨酸也使

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卻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林云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他也縕黻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芹菜而爲羹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蜚蜚也蜚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
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陰陽猶冰炭水火 林云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
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
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
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林云此章亦譏患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
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
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
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
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
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
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
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
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

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林云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旣以有名爲尊榮以此爲快樂以無名爲卑辱以此爲憂苦以憂苦爲犯其性以快樂爲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爲切實

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旣盡卻斷之曰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林云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

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
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撮
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日子知持後則可
言持身矣列子曰顛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
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
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
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

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
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
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
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
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
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
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
有也

林云持後者不爲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

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

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爲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不出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

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
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
豈前爲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
之書乎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
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
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
也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林云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
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
已則是爲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非
出於本書其義理卻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
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
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林云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
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
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
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卻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
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
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

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
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林云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
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
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之
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
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
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
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

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林云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爲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林云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

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爲過而餽粟也 謂過聽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其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

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一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二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赦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用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

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雖似戲論然此語亦廣人意 林云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

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富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林云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

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脅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林云此章蓋言擿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

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林云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爲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

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

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林云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爲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爲不可

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爲道至爲者道也有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巳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

已者不能自已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
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
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
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
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
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

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
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
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齊楚吳越皆常勝矣亦必謬書生爲此言也 林

云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卽狄也左人
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者
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
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
德而有武功卽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

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爲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書生牽對 林云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爲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爲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

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黑牛生子豈有故乎無故而盲則有之 林云此

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爲凶凶未必不爲吉也先迂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又何如泝泝擴後出故精 林云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下才

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其
檐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
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
馬也

各言機鑿真有得於不喻者千古無其人無其人
林云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
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
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弭蹶者
無迹也檐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
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
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

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林云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

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林云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

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
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
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棄得人之所不爭則
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羞之色盜
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
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
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

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
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
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
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
其黨四五人焉

林云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
名也使以我爲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爲芥蒂
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
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張中猶言將中張而待之矣，乃反別采倍勝。林

云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爲勝負也。揄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爲揄魚之采。劉毅之爭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讐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皆出於意料之外也。立謹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

日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夫名實者也

林云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卽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林云左傳狼曠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往怨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市道則以貨而後得利者也以怨道取人又必以害反也無所售而不報怨者其惟請乎請者徒有所謁而人應之也欲其應也安得不謹所出 林云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

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卽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恠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

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林云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卽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泅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

本一至於多岐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
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
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
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
今禪家答語亦有此風况喻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緹衣而
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
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怖哉

林云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爲外物
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
而爲黑亦安能無怖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林云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
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已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
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

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此語於著書有情 林云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

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林云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
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鳥者田氏視
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知
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
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
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

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意甚厚結甚捷 林云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
蟲食小蟲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螻之
類是也非相爲而生之也天非爲人而生百物也
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
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
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
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林云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
卽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審問
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
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張解齒刻處 林云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
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甕筭
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
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
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
哉

古語曰伐樹不祥於是有謂其君遠望惡其蔽目
先意而請伐之爲不祥者有謂知其有意而自伐
之爲不祥者并此爲三 林云不祥之告初意本
善也因求其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
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
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林云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鏃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

屬者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林云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鏃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埒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卽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簡而到 林云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

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
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
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爲本書者亦自可辨就中
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
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
能辨之

冲虛真經卷下